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

你上东来 我上西

(回族) 李超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
出版扶持专项

你上东来 我上西

（回族）李超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上东来 我上西 / 李超杰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7. 2

(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375-1

I. ①你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1975号

你上东来 我上西

作 者: 李超杰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 李亚梓 李 夏

特约编辑: 张绍锋 郑 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201千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75-1

定 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李超杰 安徽省砀山县人，1973年生，回族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安徽省砀山县文联。1996年开始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作品，多年来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《蛮大爷》《拘留》《酸葡萄 甜葡萄》《囡囡的小鸟》《胡二马月》《九妮》等中、短篇小说数十篇。2008年在《安徽文学》发表长篇小说《惊天绑架案》，2014年在《海外文摘》发表长篇小说《月牙堤、月牙河》。共计六十余万字。



作者近照

自序

刚放下课本步入社会之际，随父母从数十公里外的农村来到这个陌生的县城。有那么一段时光，我既无事可做，亦无田可耕，更无业可就，成了学业无成、家业无承、创业无逞的废人。父母都是褴褛旧衣勉强遮体、粗茶淡饭勉强糊口的社会最底层之穷人。惶惶迷茫之际，唯一可以慰藉我的是那几本破旧的文学著作。

一日，捧书在床，不觉目涩神迷，恍惚之间不知身至何处。只觉得周遭古香古色，人烟稀少，却是静谧惬意。忽由远处徐徐而来一位发髯皆苍的执杖老者，我鞠躬致礼，问老者，此地是何处。老者说，是来处、亦是去处。我再问，我是来了，还是要去？老者答，来来去去。我问，我来此何用，要去做何？老者答，林木可做梁栋，茅草可肥羊牛，凡万物种种，来去必有其缘由。

老者问我，是否日日做梦？我急忙点头道是。老者问，醒来时，梦境是否历历在目？我肃然答说，梦中所见之人、事、物，皆清晰晰，无法忘却。老者说，是了，你何不拿笔记录下来？或可做文存留。我说，我才疏学浅，孤陋寡闻不识任何主流社会之人，怎么写文章啊？老者说，高屋建瓴、阳春白雪，自有那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大才之人所录记。你只识乡野俚语、童谣俗事，

可去记录些村妇陋男、下里巴人啊！可我、可我，既不懂文章的渲染、描述、伏笔、暗示、揭露，也不懂文章的结构框架与起承转合啊！老者说：“弄假像真终是假，将勤补拙总输勤。”

想那曹公批阅十载、增删五次著《红楼梦》。于是，也磨刀霍霍、跃跃欲试。然，琢磨、探索了二三十年，终寻不得做文之法，入不得文学之门。正值灰心沮丧之时，得益于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的这次扶持，才将这陋文瑕章问之于世。拙笔自会有诸多漏洞与不足，牵强之处还望同道、方家多多指教。

引 子

你上东来我上西，
姐弟遇上路太挤。
路又窄来事又急，
谁要相让也不依。
让不开呀心欢喜，
就此相望不分离……

1

村后有条东去的小河，水不丰，时粗时细地状若穿起的珠子。粗的地方汪了一片水，水里的百样活物不被遮掩。倒霉的是梳子样大的鱼，人们设了千条计要它成为盘中物。鱼是人间一道菜，自不好怨恨，可怨恨的是这条小河，每逢夏、秋水丰时，隔了两岸人家不能自如地走动。

两岸人家又世代有亲，便有人在水细处垫了一溜土墩，状如城

墙上的垛口。水在下面缓缓地流，人在上面轻轻地跳。水是流动的，土是虚湿的。不出三五日，土墩本就不牢的根基被暗暗冲坏，上边却是一副无碍的样子。人再跳来跳去时，常常会一脚踏空，跌入水里。

这时，不远处的河堤上、林木后，便会钻出几个半大孩子的脑袋，看着落水人的狼狈样子，坏笑着说：跌得漂亮，湿得透彻；让落水人再来一个。

落水人从腿深的水里爬起，少不得一阵笑骂，那几个孩子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小村名叫陈家集，村名虽带个“集”字，但村里从没逢过集市。村里人家祖辈姓陈，先祖自明洪武年间移民至此，虽是穷乡僻壤，却也男人老实本分，女人孝敬善良，几百年来倒没什么差错。

说话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

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，正是上树顶掏鸟窝、掀屋檐逮麻雀、下河底捉泥鳅、拿坷垃砸长虫的年龄。在大人去生产队干活儿时，管你天高地厚的，就链编着胡咧咧《小麻嘎、尾巴大》：

小麻嘎、尾巴大，

爹扶犁子娘拉耙，

奶奶跟后打坷垃。

一个坷垃没打烂，

食堂里，开饭啦。

做的馍，洋火盒，

擀的面条捞不着。

马尿汤里撒把盐，

社员就算过个年。

张书记，李书记，

问问公社咋搞的？

破孩子的嘴没有把门的，大人们生怕惹出什么祸端来，就让他们去初中的学校里多混两年，让他们好歹能学学心眼，顺便也开开个头、长长力气。

中学在小河的另一边，距离陈家集有七八里远。每逢周六下午，学生们背着空馍篮子踩着河里的土墩回家；周日的下午，再背着一篮子馍踏着土墩回学校。

过去小河有两里，陈家集的学生要经过一个叫孟段庄的村子。每次路过那里，他们都能看到一群女孩，背挎着各式各样的篮子进出孟段庄。夏天，她们在果园里割青草，冬天拿着耙子搂干树叶。

梦周、佰能和保成上初一时，和孟段庄的小姑娘各走各的路、各奔各的前程，一直秋毫无犯。等到他们上初二了，村里又来了初一新生小兵和小军。

那天该着巧了，他们几乎是跟这些小姑娘顶头相遇。不知她们中间的谁，突然吆喝一声：狗，咬去！

这时，穿梭在小姑娘们腿丛中的一条柴狗，突然一路急奔狂吠着，向梦周、佰能这帮学生追了过来。几个学生反应倒是机敏，一同撒丫子跑起来。但，他们背着干粮，跑快了怕馍掉出来，跑慢了又怕被狗追上真给咬一口。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，那群小姑娘笑得哪还能停下来哟！

但，那狗是条家狗，追上来后并不真的下嘴咬人，而是站在一两米外扬着下巴、露着吓人的牙齿，朝着这帮学生狂吠。

学生们又记得老辈人说的话“狗怕蹲，狼怕站”，眼看要被追上时，就急忙蹲下，装作在地上摸坷垃，那条家狗果然以为是要拿东

西打它呢，掉头就往回跑。

这时，小姑娘们却不乐意了，吵吵着一路追过来。纷纷不讲理地问梦周、佰能等人，你们是哪个庄上的毛蛋孩子，凭啥吓唬俺们的狗。把俺们的狗吓胆小了咋办？吓得它不吃食了你们替它吃，不看家护院了你们替它护，不叫汪汪了你们替它叫？你们愿意替、俺还不愿意呢！

一边有心吵架，一边却无心恋战，任凭她们拿什么样的恶语挑衅，陈家集的这些个学生则只管走自己的路。小姑娘们望着渐渐远去的学生，只得暂时作罢。

星期六再放学时，学生们刚走到孟段庄的地界，突然发现前面路上，并排放着一溜割草篮子。爱逞能的保成，知道是那群小姑娘故意设的路障，“呦呵”一声，嬉笑着跑过去，一脚踢开好几个。

孟段庄有种酥梨的老传统，村四周都是酥梨园。为防止过路人偷摘酥梨，他们就把临路的梨园用各种各样的篱笆隔起来。小姑娘们知道陈家集学生的回来时间，就故意把割草篮子摆一溜，从路这边的篱笆堵到那边的篱笆，一点缝隙也不留下。

小姑娘见有人踢她们的割草篮子，一下从梨园的篱笆里冒出来，马蜂乱营般地纷纷围着保成，问，凭啥踢她们的篮子，篮子招他惹他了？又让赔篮子、又让赔草。这帮十四五岁的学生，都还有些怯生，不敢停下与她们争吵。他们背的又是空馍篮子，就撒丫子往陈家集的方向跑起来。

小姑娘们一直追到小河边，见学生们都慌忙地踏着土墩过了河，她们就站在河岸边链编着骂：

恁些小孩呆哪庄？

一个腚帮长俩疮。

恁些小孩在哪营？
路上让恁肚子疼。
肚子疼了朝家跑，
铺上铺体盖上袄。
不是妮、就是小，
噗噎噗噎放俩屁。
丢了妮，没了小，
气得小孩掀床找……

学生们过了河，就到了自己家的地盘上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站在小河的这边与姑娘们对骂，编着说：

对面小妮好模样，
身上穿着花衣裳。
出口伤人坏脾气，
活像柴狗乱汪汪……

两边互骂着对方是狗、是兔子、是老鳖、是虾蟹、是……反正都是骂对方不是人、是生灵的话。两拨人就这么隔岸对骂着，却都不肯过到河对岸去，直到来了大人，或天黑肚子饿了才肯收场。

周日下午返校时，有些心虚的学生们发现，孟段庄的那群小姑娘比平时更早地出了村。

小姑娘们看到陈家集学生的影子后，纷纷挎上空草篮一溜排开，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。然后，愣是装作不知后面有人来，故意不回头地缓慢往前挪。

道路两旁因为有木棒和水泥柱做的篱笆，陈家集的学生也没有

别的路可走。两拨人会聚到一起时，佰能自告奋勇地要带头从她们中间硬挤过去。哪料，他刚往前冲了一下，就被小姑娘们用背后的空篮子，把胳膊给挤青了一块，“哎哟”一声嚎叫，只好捂着胳膊退了下来。

保成见那帮小姑娘在捂嘴偷笑，估计人家不是因为昨天的对骂，故意来找茬打人的。他一下子来了胆量，要跟佰能一起往前挤。得到佰能的认可后，他说声“好狗不挡路”，上去就是一通猛推。

女孩子们的力量头毕竟有限，保成和佰能几下就把她们冲开了。那群小姑娘哪里还肯依允？纷纷得理不饶人地跟佰能和保成吵了起来。问他俩是哪庄上的毛蛋孩子，是吃啥长大的，难道是吃秆草泡驴粪长大的。不然，咋胆敢在她们孟段庄的一亩三分地上撒野。

在淮北这一带，人们形容嘴巴凶的女性为“口”。再厉害些的叫“口得撩脸”，胡搅蛮缠的叫“死口不讲理”。孟段庄的这群小姑娘，就一个比一个“口”得撩脸。她们吵起架来，嘴巴跟机关枪似的，话也都是一套一套的。

佰能问她们为啥挡住路，她们纷纷围着佰能吵：谁挡他的路了，路是官路，兴他走、还能不兴她们走的？！

保成嬉笑着，一下插在佰能和那群姑娘中间，问她们为啥走得那么慢，凭啥把路堵得那么严？小姑娘们说，路在她们脚底下，她们想快快、想慢慢，没吃他的、没喝他的，用得着他管过头了。她们吵吵着问保成，是喊姐了、还是叫妹了？他鳖气不出、驴气不喘地不喊姐、不叫妹，谁知道挡住他的路了。

保成嬉笑着问她们，咋一个个地恁“口”。小姑娘们你一言、我一语地吵吵着说：“口、口、咬你几口？哪里冒血、哪里冒脓了？没冒血、没冒脓，俺几个哪里口了？”

佰能在一旁心痒地笑着，不知怎么就冒出了一句：“要是在俺陈

家集，不打死您几个才怪呢！”

姑娘群里，有位个子稍大的，叫孟桐花。她听见佰能说了个“打”字后，挑动那帮小姑娘说，“你们几个还能呢，那边有人要打死你们呢！”那帮小姑娘撇开本就不感兴趣的保成，纷纷围住佰能，你推我搡地动起手来。说，胆子还真不小呢！在俺们庄上就敢打俺们？打不死，算佰能没种！打死了，埋到佰能家堂屋当门，埋到佰能家的面缸子里。

她们围住佰能，吵吵着问：“原来恁几个是陈家集的？俺还真不知道陈家集有你这么个能灯呢？！去恁陈家集？你是套车了、抬轿了，还是吹喇叭了、放炮了？即使到了恁陈家集，俺也是吃好的、喝好的，坐恁家堂屋当门应老的……”

推搡中，佰能挂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掉了，一个小姑娘抢先拾起来。她们相互传了几下后，佰能便不知道找谁去要了。佰能无奈地，只好笑着任由她们推搡，低声下气地央求着还他的钢笔。吵得最凶的叫段香织，她口得撩脸地冲佰能吵吵：“哪是你的钢笔？你叫它看它答应不？兴拾哩兴要哩，牵来骡马还你哩。”

孟桐花虽不参与吵架，但，一看事端就全是由她发起的。吵架的时候，段香织那群小姑娘，总是不时地回头看她，只要她的嘴唇轻轻努向谁，段香织就会带着她们去跟谁吵。

吵了一阵后，小姑娘们嘴里没有多少词了，也觉得佰能有些乏味了，叽喳声渐渐地有些平息了。旁边的孟桐花，又向没参与吵架的梦周和小军、小兵努了一下嘴。段香织她们放过去佰能和保成后，又挎起割草篮子排好了人墙，要再刁难后边的梦周等人。小姑娘们说，只要谁报出自己的名字，再喊她们一声大姐，说昨天骂“是狗、是兔子、是老鳖”的话，说是骂的自己。再给她们乖声乖气地赔几句礼、道几句歉，她们今天就放谁过去。

小兵和小军见天已不早，怕僵持下去会耽搁了周日的晚自习，只好无奈地说自己是狗、是虾蟹，并报出自己的名字，羞红着脸喊了她们一声“大姐”。段香织等人却嫌他俩的声音太小了，愣说没听见。直到小兵和小军说了好几遍对不起，又大声地说，昨天骂的自己是狗、是兔子，又喊了十几句“大姐”，她们才一起拉着长腔地答应着，说：“喊大姐啥事啊？给大姐买好吃的了，还是给大姐截身花布衫了？”

小兵和小军乖乖地央求着她们，说，让他几个过去吧，再不让过就晚了上夜自习。段香织她们就嬉笑着答应他俩，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！以后见了大姐，嘴巴甜点，老实点、规矩点、客气点，知道了不……”

小兵和小军低眉顺眼地不知连说了多少个“知道啦”，又被她们羞辱地连说了好多句“吃草了？吃草也不给你拌料！”才好不容易地被她们放了过去。

被堵在最后的梦周，则倔强地认为，被外村女孩子逼迫着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喊她们大姐，就已经是在受侮辱了。还要赔礼道歉，说自己是狗、是兔子，宁死不肯给孟桐花们低下这个头。梦周不说软话，段香织她们还真就不放他过去。天色越来越晚，梦周不想再僵持下去，要扭头往回走，想回到一条远上三五里，但能绕开孟段庄和这群姑娘的小路上去。

就在段香织、孟桐花和那些小姑娘有些遗憾地，盯着倔强的梦周往回走时，恰好孟段庄有名大队干部，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。大队干部见这么多学生和本村的小姑娘堵在路上，偏腿儿下了车后，随口问了句：“都堵到这里弄啥呢？”

孟桐花她们看到大人后，急忙让开路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称呼对方一句。说，没弄啥，她几个割草刚好走到这里。大队干部

叮嘱孟桐花一句：“可不许在这里疙架（吵架或打架，小孩子闹矛盾）！”

孟桐花等人急忙向大队干部辩解，说，她们没跟人疙架，就是刚好走到这里。大队干部显然并不相信孟桐花的话，而是看了一眼梦周等人。见孟段庄的女孩比学生多出去好几倍，这才放心地骑上了自行车。

这时，看准了时机的梦周，紧跟在那大队干部的自行车后，背着馍篮子准备趁机冲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孟桐花却突然把手伸向了他背后的馍篮子。

梦周篮子里全是黑面做的馍，担心被孟桐花掀开了盖馍的毛巾，惊诧地赶忙躲开了。桐花本没想要掀梦周的馍篮子，只想把佰能的钢笔丢给他。梦周这一惊乍，反倒勾起了桐花的好奇心。待那大队干部刚上车走了有几十米，她就带着香织等人疯跑着追了过来，要看看梦周篮子里都带了啥好吃的。再看这时的梦周，跑得那叫个贼快，一下子冲到佰能等人的前面去了。保成虽也心有不甘，但，一听说小姑娘们要看馍篮子里的东西，再也顾不得留恋，背着满满的黑馍篮子，跟着大家一溜烟地跑开了。

每个周末，陈家集的这帮学生要么绕路，多走上三五里；要么就跟孟段庄的小姑娘们斗智斗勇。直到一年后，梦周和佰能、保成三个上了初三。陈家集的曼曼和佰能的妹妹佰巧，升入了这所初中。

曼曼和佰巧走来走去，孟段庄的那群小姑娘，不但不难为她们，还拿来大酥梨给她俩吃。孟桐花问曼曼，是不是经常去公社找爸爸孟廷，在没在郭店公社的食堂里吃过饭。得到曼曼肯定的回答后，孟桐花说，她是孟廷的亲堂妹，曼曼和姐姐薇薇都得叫她姑姑呢。

孟桐花的大伯是孟廷的生父，解放前在保安团干事，解放后被

镇压了。桐花的大娘是怀着曼曼的爸爸孟廷，从孟段庄改嫁到陈家集的。曼曼的爸爸在陈家集的外号叫“杂子”，现在是公社里的通信员。他的大女儿薇薇，也就是曼曼的姐姐，是公社书记梅真武的老婆。

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杂子家来了位穿戴干净、头发梳得能滑倒苍蝇的中年妇女。原来，她是个走村串寨、保媒拉纤的媒婆，是给陈家集的男孩提亲说媒来了。那媒婆说，孟段庄有个长得俊得很的大闺女，到了提亲说媒的年龄。媒人去了一拨又一拨，那闺女就是不肯跟男家见面。家里人急了，问她到底想说个啥样的。姑娘这才羞羞答答地说，要提就去给她提个陈家集的学生。说，不是陈家集的学生，以后就不要给她提了。

居然有姑娘非陈家集的男孩不嫁，这破天荒的好事，让陈家集的男人都倍感自豪起来。“杂子”孟廷认为，只有原大队书记、现任县白酒厂销售科长“瓢”的儿子佰能，才配得上孟段庄的姑娘。没等媒人把话说完，他便抱着臊子跑去了瓢书记家。

佰能心里想的却是，如果孟段庄的那个女孩，真是绝迹的漂亮，别管拉屎不拉屎，先占下个茅坑再说。要是他以后考上了大学，就是那天仙玉美人，他说声不要，也得一脚把女孩给蹬了。如果考不上，他就不用担心好姑娘被人家挑完了。

瓢书记把佰能走亲戚时穿的衣服找出来，让孩子从上到下打扮一新后，和杂子一起跟着媒人去了孟段庄。然而，没多大会儿工夫，几个人就从孟段庄回来了。瓢书记大概怕别人误会，是女方看不上佰能的，影响以后佰能再说亲亲。他把车子支在村中央，蹲地上气嘟嘟地掏出烟点上，狠劲地吸了几口后，扭头用怒目盯着缓缓走近的佰能。骂着质问他烧的啥包，说：“你陈佰能比人家尿得高？居然没看上那么俊的闺女！来、来，你自己跟大伙说说，人家哪里配不